

古文辭類纂

冊
七

十女雜記

卷二

雜記類七

古文辭類纂五十八

王介甫慈谿縣學記○○

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。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。古者井天下之田。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。立乎其中。鄉射飲酒。春秋合樂。養老勞農。尊賢使能。考藝選言之政。至於受成獻馘。訊囚之事。無不出於學。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。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。無所不養。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。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。以爲之師。釋奠釋菜。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。遷徙徧逐。以勉其怠而除其惡。則士朝夕所見所聞。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。其服習必於仁義。而所學必皆盡其材。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。則其材行皆已素定。而士之備選者。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。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。古

之在上者。事不慮而盡。功不爲而足。其要如此而已。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。而立學之本意也。後世無井田之法。而學亦或存或廢。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。不復皆出於學。而學之士。羣居族處。爲師弟子之位者。講章句。課文字而已。至其陵夷之久。則四方之學者廢。而爲廟。以祀孔子於天下。斲木搏土。如浮屠道士法。爲王者象。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。蓋廟之作出於學廢。而近世之法然也。今天子卽位若干年。頗修法度。而革近世之不然者。當此之時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。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。乃得立學。於是慈谿之士。不得有學。而爲孔子廟如故。廟又壞不治。令劉君在中言於州。使民出錢。將修而作之。未及爲而去。時慶曆某年也。後林君肇至。則曰。古之所以爲學者。吾不得而見。而

法者。吾不可以毋循也。雖然。吾之人民。於此不可以無教。卽因民錢作孔子廟。如今之所云。而治其四旁。爲學舍講堂其中。帥縣之子弟。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。而興於學。噫。林君其有道者邪。夫吏者無變今之法。而不失古之實。此有道者之所能也。林君之爲。其幾於此矣。林君固賢令。而慈谿小邑。無珍產淫貨。以來四方遊販之民。田桑之美。有以自足。無水旱之憂也。無遊販之民。故其俗一而不雜。有以自足。故人慎刑而易治。而吾所見其邑之士。亦多美茂之材。易成也。杜君者。越之隱君子。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。夫以小邑得賢令。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。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。而進美茂易成之材。雖拘於法。限於勢。不得盡如古之所爲。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。而風俗之成也。夫教化可以美風俗。雖然。必久而後至於善。而

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。吾雖喜且幸其將行。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。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。

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○○○

三司副使。不書前人名姓。嘉祐五年。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。始稽之衆史。而自李紘已上。至查道。得其名。自揚偕已上。得其官。自郭勸已下。又得其任。事之歲時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。夫合天下之衆者。財理天下之財者。法守天下之法者。吏也。吏不良。則有法而莫守。法不善。則有財而莫理。有財而莫理。則阡陌閭巷之賤人。皆能私取予之勢。擅萬物之利。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。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。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。蓋特號而已耳。雖欲食蔬衣敝。憔悴其身。愁思其心。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。吾政。吾知其猶不得也。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

守之以理天下之財。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。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。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。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。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。其勢皆得以議於上。而改爲之。非特當守成法。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。其職事如此。則其人之賢不肖。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。觀其人。以其在事之歲時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。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。則其人之賢不肖。與世之治否。吾可以坐而得矣。此蓋呂君之志也。

王介甫遊褒禪山記。○○

褒禪山亦謂之華山。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。而卒葬之。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。今所謂慧空禪院者。褒之廬冢也。距其院東五里。所謂華陽洞者。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。距洞百餘步。有碑仆道。其文漫滅。獨

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。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。蓋音謬也。其下平曠。有泉側出。而記遊者甚衆。所謂前洞也。由山以上五六里。有穴窈然。入之甚寒。問其深。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。謂之後洞。余與四人擁火以入。入之愈深。其進愈難。而其見愈奇。有怠而欲出者。曰不出火且盡。遂與之俱出。蓋予所至。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。然視其左右。來而記之者已少。蓋其又深。則其至又加少矣。方是時。予之力尚足以入。火尚足以明也。旣其出。則或咎其欲出者。而予亦悔其隨之。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。於是予有歎焉。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。往往有得。以其求思之深。而無不在也。夫夷以近。則遊者衆。險以遠。則至者少。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。常在於險遠。而人之所罕至焉。故非有志者。不能至也。有志矣。不隨以止也。然

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。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。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。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。於人爲可譏。而在己爲有悔。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。可以無悔矣。其孰能譏之乎。此予之所得也。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。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。何可勝道也哉。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四人者。廬陵蕭君圭。君玉。長樂王回。深父。予弟安國。平父。安上。純父。至和元年七月某日。臨川王某記。

茅順甫云逸興滿眼餘音不絕

王介甫芝閣記

○○

祥符時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。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。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。小吏若民輒賜金帛。方是時。希世有力之大臣。窮搜而遠采。山農野老。攀緣狙杙。以上至不測之高。下至澗溪壑谷。分崩裂

絕幽窮隱伏。人跡之所不通。往往求焉。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。蓋幾於盡矣。至今上卽位。謙讓不德。自大臣不敢言封禪。詔有司以祥瑞告者。皆勿納。於是神奇之產。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。而山農野老。不復知其爲瑞也。則知因一時之好惡。而能成天下之風俗。況於行先王之治哉。太邱陳君。學文而好奇。芝生於庭。能識其爲芝。惜其可獻而莫售也。故閣於其居之東偏。掇取而藏之。蓋其好奇如此。噫。芝一也。或貴於天子。或貴於士。或辱於凡民。夫豈不以時乎哉。士之有道。固不役志於貴賤。而卒所以貴賤者。何以異哉。此予之所以歎也。

王介甫傷仲永。

金谿民方仲永。世隸耕。

鼎按隸耕字本晉語隸農夫也

仲永生五年。

未嘗識書具。忽啼求之。父異焉。借旁近與之。卽書詩。

四句。並自爲其名。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。傳一鄉秀才觀之。自是指物作詩立就。其文理皆有可觀者。邑人奇之。稍稍賓客其父。或以錢幣乞之。父利其然也。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。不使學。余聞之也久。明道中。從先人還家。於舅家見之。十二三矣。令作詩。不能稱前時之聞。又七年。還自揚州。復到舅家問焉。曰。泯然衆人矣。王子曰。仲永之通悟。受之天也。其受之天也。賢於材人遠矣。卒之爲衆人。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。彼其受之天也。如此其賢也。不受之人。且爲衆人。今夫不受之天。固衆人。又不受之人。得爲衆人而已邪。

鼃无咎新城遊北山記。○。○

去新城之北三十里。山漸深。草木泉石漸幽。初猶騎行石齒閒。旁皆大松。曲者如蓋。直者如幢。立者如人。

臥者如蚪。松下草閒。有泉沮洳。伏見墮石井。鏘然而鳴。松閒藤數十尺。蜿蜒如大蛇。其上有鳥。黑如鵪鶉。赤冠長喙。俯而啄。磔然有聲。稍西一峯高絕。有蹊介然。僅可步。繫馬石觜。相扶攜而上。篁篠仰不見日。如四五里。乃聞雞聲。有僧布袍躡履來迎。與之語。睟而顧。如麋鹿不可接。頂有屋數十閒。曲折依崖壁爲欄楯。如蝸鼠繚繞。乃得出門牖相值。旣坐。山風颯然而至。堂殿鈴鐸皆鳴。二三子相顧而驚。不知身之在何境也。且暮皆宿。於時九月。天高露清。山空月明。仰視星斗。皆光大。如適在人上。窗閒竹數十竿。相摩戛。聲切切不已。竹閒梅棕。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。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。遲明皆去。旣還家數日。猶恍惚若有遇。因追記之。後不復到。然往往想見其事也。

雜記類八

古文辭類纂五十九

歸熙甫項脊軒記 ○○○

項脊軒舊南閣子也。室僅方丈。可容一人。居百年老屋。塵泥滲漉。雨澤下注。每移案顧視。無可置者。又北向。不能得日。日過午。已昏。余稍爲修葺。使不上漏。前闢四窗。垣牆周庭。以當南日。日影反照。室始洞然。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。舊時欄楯。亦遂增勝。借書滿架。偃仰嘯歌。冥然兀坐。萬籟有聲。而庭階寂寂。小鳥時來啄食。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。明月半牆。桂影斑駁。風移影動。珊珊可愛。然余居於此。多可喜。亦多可悲。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。迨諸父異爨。內外多置小門牆。往往而是。東犬西吠。客踰庖而宴。雞棲於廳。庭中始爲籬。已爲牆。凡再變矣。家有老嫗。嘗居於此。嫗先大母婢也。乳二世。先妣撫之甚厚。室西連於中閨。先妣

嘗一至。嫗每謂予曰。某所而母立於茲。嫗又曰。汝姊在吾懷。呱呱而泣。孃以指叩門扉曰。兒寒乎。欲食乎。吾從板外相爲應答。語未畢。余泣。嫗亦泣。余自束髮讀書軒中。一日大母過余曰。吾兒久不見若影。何竟日默默在此。大類女郎也。比去。以手闔扉。自語曰。吾家讀書久不效。兒之成。則可待乎。頃之。持一象笏至。曰。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閒執此以朝。他日汝當用之。瞻顧遺跡。如在昨日。令人長號不自禁。軒東故嘗爲廚。人往從軒前過。余局牖而居。久之。能以足音辨人。軒凡四遭火。得不焚。殆有神護者。項脊生曰。蜀清守丹穴。利甲天下。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。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。諸葛孔明起隴中。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。世何足以知之。余區區處敗屋中。方揚眉瞬目。謂有奇景。人知之者。其謂與沼井之蛙何異。余旣爲

此志。後五年。余妻來歸。時至軒中。從余問古事。或憑几學書。吾妻歸寧。述諸小妹語曰。聞姊家有閣子。且何謂閣子也。其後六年。吾妻死。室壞不修。其後二年。余久臥病無聊。乃使人復葺南閣子。其制稍異於前。然自後余多在外。不常居。庭有枇杷樹。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。今已亭亭如蓋矣。

歸熙甫思子亭記。○。○

震澤之水。蜿蜒東流。爲吳淞江。二百六十里入海。嘉靖壬寅。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。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。江至此欲涸。蕭然曠野。無輞川之景物。陽羨之山水。獨自有屋數十楹。中頗弘邃。山池亦勝。足以避世。余性懶出。雙扉晝閉。綠草滿庭。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。兒來時九歲。今十六矣。諸弟少者三歲。六歲。九歲。此余平生之樂事也。十二月己酉。

攜家西去。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。兒從行絕少。至是去而不返。每念初八之日。相隨出門。不意足跡隨履而沒。悲痛之極。以爲大怪。無此事也。蓋吾兒居此。七閱寒暑。山池草木。門堦戶席之間。無處不見吾兒也。葬在縣之東南門。守冢人俞老。薄暮見兒衣綠衣。在享堂中。吾兒其不死邪。因作思子之亭。徘徊四望。長天寥闊。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。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。於是刻石亭中。其詞曰。天地運化。與世而遷。生氣日漓。曷如古先。渾敦擣杙。天以爲賢。挫陋癡慧。天以爲妍。跖年必永。回壽必慳。噫嘻吾兒。敢覲其全。今世有之。死固宜焉。聞昔郗超。歿於賊閒。遺書在笥。其父舍旃。胡爲吾兒。愈思愈妍。爰有貧士。居海之邊。重趼來哭。涕淚潺湲。王公大人。死則無傳。吾兒孱弱。何以致然。人自胞胎。至於百年。何時不死。死

者萬千。如彼死者。亦奚足言。有如吾兒。真爲可憐。我庭我廬。我簾我編。髡彼兩髦。翠眉朱顏。宛其綠衣。在我之前。朝朝暮暮。歲歲年年。似邪非邪。悠悠蒼天。臘月之初。兒坐閤子。我倚欄杆。池水瀾瀾。日出山亭。萬鷗來止。竹樹交滿。枝垂葉披。如是三日。予以爲社。豈知斯祥。兆兒之死。兒果爲神。信不死矣。是時亭前有兩山茶。影在石池。綠葉朱花。兒行山徑。循水之涯。從容笑言。手擷雙葩。花容照映。爛然雲霞。山花尚開。兒已辭家。一朝化去。果不死邪。漢有太子。死後八日。周行萬里。甦而自述。倚尼渠余。白壁可質。大風疾雷。俞老戰栗。奔走來告。人棺已失。兒今起矣。宛其在室。吾朝以望。及日之昃。吾夕以望。及日之出。西望五湖之清泌。東望大海之蕩涵。寥寥長天。陰雲四密。俞老不來。悲風蕭瑟。宇宙之變。日新日茁。豈曰無之。吾匪怪